

# 我最爱你的那十年是你最 不爱我的那十年

## ——邦信爱情向分析研究

# 究

头上顶个小青蛙<sup>1</sup>

**摘要：**本文以情感史与心态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刘邦与韩信这对汉初君臣的关系。通过对《史记·淮阴侯列传》《魏公子列传》的细读，本文试图揭示一个悖论式的历史情感结构：在韩信“最爱”刘邦的十年里，恰恰是刘邦对韩信猜忌日深、疏远日甚的十年。这种情感的时间差，最终凝结于刘邦听闻韩信死讯时那句意味深长的“且喜且怜之”。

**关键词：**邦信；史记；小伙缘何爱老头！

### 1 引言

你知道吗，某种程度来讲韩信和戚夫人一样是单纯可爱挂的，甚至他也是楚人。所以我的 cp 是真爱很正常吧？

### 2 信陵君情结：刘邦的偶像与韩信的镜像

---

<sup>1</sup> 第一作者小红书 ID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个被忽略的意象——信陵君魏无忌。这不仅因为信陵君是理解刘邦精神世界的钥匙，更因为他恰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刘邦与韩信关系的全部吊诡。

据《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刘邦对信陵君的崇拜几乎贯穿一生：“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一个帝王为战国公子设置守墓人家，使其祭祀“常态化、长期化”，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信陵君为何让刘邦如此倾慕？学者指出，信陵君“无视阶级、不在意身份，推心置腹地与各路人才结交”，真正打破了战国养士风气中的阶级藩篱；更关键的是，他“名满天下、功勋赫赫，却仍对国法、制度保持最基本的敬畏，从不依仗手中的力量去攫取更高的权位”。窃符救赵后，他让“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两万人归国，余者义无反顾杀向秦军；功成后“一再推让，拒绝一切荣华富贵”。这种“宽仁待人、忠心为国，从不贪恋权势”的品质，正是刘邦作为帝王最渴望臣子具备的。

而韩信呢？他恰恰是那个最接近信陵君形象的人——同样出身战国遗民，同样以军事天才扭转乾坤，同样对知遇之人抱有“虽死不易”的忠诚。但命运弄人的是，刘邦最终变成了那个猜忌信陵君的魏王，用比魏王更无情的方式，杀死了自己的“信陵君”。笔者在与朋友聊天时敏锐指出：“信陵君是刘邦年少时的精神偶像……他最后不得魏王信任而终，以他为偶像的刘邦理应对魏王感到不满，为信陵君感到不平。但是机缘巧合的是，最

终得鹿天下的刘邦变成了魏王，并且用更无情的方式杀死了自己的信陵君。”

这一层镜像关系，为我们理解邦信情感的时间差提供了关键的隐喻背景。

### 3 韩信情感逻辑的生成

韩信对刘邦的爱，绝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价值认同。

从身世看，韩信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早年“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寄食于下乡亭长之家，受辱于淮阴恶少胯下。在他人生中最骄傲、最中二、最自命不凡的二十年里，他始终处于“不得志”的状态。当一个人快要放弃、快要认清现实、快要不再天真的时候，他遇到了刘邦。

而刘邦给了他什么？是兵符，是统帅三军的权力。

司马迁在《魏公子列传》中记载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信陵君魏无忌，身为魏国公子，名满天下，为了救赵不得不通过如姬窃取兵符。而韩信呢？“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一个籍籍无名之人，与刘邦“上未之奇也”，见过没几面，刘邦却愿意把兵符交到他手上——这相当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系于一个陌生人。

这种“知遇之恩”是无法用功利计算的。正如清代学者所论，韩信“当少贱时漂母进食，则许以厚报。功名利禄之刻刻置于念头，可知”。但漂母一饭尚且“必有以重报”，何况君王授以兵符？

试想楚汉相争最胶着之时，韩信若听蒯通之言自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天下大势未可知也。但他没有。平定齐国时，他知道此举可能导致郦食其被烹。有学者指出，平齐之战“使刘邦的汉军主力，韩信的北部大军及彭越、刘贾的东南游击部队完全联系起来……使刘邦取得了战略上的全面优势”。他是天才军事家，看到前因想到后果是基本功，但他还是去做了，因为此事受益人是刘邦。

甚至在被贬为淮阴侯之后，他除了不提供情绪价值之外，对刘邦本人、对汉王朝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至始至终他从未想过要推翻那个将他从籍籍无名中提拔起来的人。

可以说，在刘邦与韩信相识的十多年中，在韩信生命漫长的三分之一里，他一直爱着这位后世看来对他刻薄寡恩的君主。

#### 4 刘邦情感结构的复杂性

从刘邦的角度看，这个故事则是另一番面目。

刘邦对韩信的任用，从一开始就带有试一试的赌徒心态。正如有学者分析，刘邦在拜韩信为大将时，“只是半信半疑之际卖萧何的金面勉强搬出来的门面招牌，并非发自其内心发诸其肺腑”。拜将之后，韩信的 actual 角色更接近“随军军师、谋士”，而非真正的三军统帅。

但随着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陘，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刘邦的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每一次重大胜利之后，刘邦的反应都是“收其精兵”“夺其印符”

“袭夺齐王军”。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韩信一直给刘邦一种压迫感，从建国之前，到建国之后，没有改变过”。

这种压迫感的根源，是刘邦对韩信政治忠诚的不确定。心比天高是年轻人的通病，此时能用高官厚禄诱惑，彼时若见到更远的、想要更多的，怎么办？他不知道。他看着这个惊才绝艳意气风发的人，心想：让他对我手上的权力没有一丝渴望，概率太小了；还是用武力让他屈服，来得放心。

于是他从大将军变成了淮阴侯。从齐王到楚王，从楚王到淮阴侯，刘邦一步步剥夺韩信的实权，但内心的不安从未消解，毕竟韩信太年轻了。刘邦在他这个年纪还在看狗打架，而韩信已经打下了大半个天下。这意味着，韩信完全有可能等他死了东山再起。

当吕雉与萧何将韩信诛杀于长乐宫钟室，刘邦的反应被司马迁记为五个字：“且喜且怜之”。

“喜”不难理解，心头大患已除，社稷从此安稳。但“怜”从何来？

有学者从三个维度阐释这“怜”字的意涵：其一，韩信为他击败项羽、夺得帝业立下汗马功劳，此为其“功”；其二，韩信的所谓“造反”很大程度上是“有罪推定”，并无真凭实据，杀之难免愧疚；其三，刘邦衣锦还乡时高唱“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面对帝业对人才的需求，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命丧妇人之手，又怎能不生出“怜惜”之情？

更重要的是，这“怜”字透露了刘邦内心深处某种被压抑的情感。也许那里面包裹着一个叫“爱”的东西。只是无上的权力已经使他忘掉了辨别它的方法。

## 5 情感的时间差：谁在哪个时间“最爱”谁？

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在韩信“最爱”刘邦的那十年，恰恰是刘邦对韩信猜忌最深、情感最淡的十年。

这个时间差构成了邦信关系的根本悲剧。

对于韩信而言，他的情感是向过去看的。他始终活在“知遇之恩”的那个瞬间——当刘邦将兵符交到他手上时，那一刻的信任成为他此后一切行为的原点。无论后来发生什么，无论刘邦如何夺其兵、削其爵、疑其心，他都无法走出那个原点。正如蒯通所言，“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不信，归汉汉人恐。韩信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而是割舍不下那份知遇之恩在心中的重量

对于刘邦而言，他的情感是向未来看的。他始终在计算“如果韩信要反会怎样”。这种计算无法停止，因为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永不停息的焦虑。当刘邦在废丘围困章邯时，在荥阳与项羽对峙时，在平定天下后思考“安得猛士”时，韩信在他心中的形象不断被重新书写——从“可用的天才”到“需防的功臣”，从“需防的功臣”到“必除的隐患”。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悖论：韩信对刘邦的情感从未改变，而刘邦对韩信的情感从未稳定。

这种情感的时间差，最终凝结于“且喜且怜”这四个字中。当刘邦说出“怜”的时候，他或许终于意识到：那个最爱他的人，已经死了；而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才被允许“怜”他。

更深刻的讽刺在于信陵君这面镜子的折射。刘邦一生崇拜信陵君，正是因为信陵君“功高而不贪权，受知而终守义”。而韩信恰恰是这样一个“信陵君式”的人物——他从未背叛，从未贪权，从未在拥有绝对实力时选择自立。但刘邦最终扮演的，却是那个猜忌信陵君的魏王。他对韩信的每一次猜忌、每一次削权、每一次防备，都在重复着那个他少年时代可能不齿的角色。

## 6 结语：以上都是我瞎逼逼的，总之邦信 99

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写刘邦听到韩信死讯时的反应，写下“且喜且怜之”五个字。有学者指出，刘邦对此事的具体心理活动，“是断不会明示于人的，也不太可能在公开场合向人表露”。那么太史公的依据何在？

答案在于人性的维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君主对“反贼”之死，只需“喜”就够了，为何要有“怜”？司马迁这样写，只能说明在汉武帝朝，人们普遍认为刘邦与韩信的关系“不是普通的皇帝和反贼”。

那是什么关系呢？是君臣，是知己，是信陵君与魏王的镜像倒错，是我最爱你的那十年与你最不爱我的那十年之间无法弥合的情感时间差。

两千年来，人们读这段历史，读出的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残酷，更是两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身不由己。韩信无法不爱那个给过他兵符的人；刘邦无法不防那个功高震主的人。他们都做出了符合自己逻辑的选择，而悲剧恰恰在于这两种逻辑无法共存。

正如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刘邦曾与他闲聊，问：“如我能将几何？”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问：“于君何如？”答：“臣多多而

益善耳。”刘邦笑问：“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这段对话中，韩信最后一句是恭维，也是真心。他的确认为刘邦“善将将”——这是他从始至终未曾改变的认识。而刘邦的笑声中，又藏着多少复杂心绪？

那大概是他们最后一次，像当年那样说话。

###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淮阴侯列传[M].
- [2] 司马迁. 史记·魏公子列传[M].
- [3] 司马迁. 史记·高祖本纪[M].
- [4] 林裕斌. 汉初异姓诸侯王研究[D]. 中山大学, 2008.
- [5] 韩兆琦, 吕伯涛. 如椽大笔画才将 埋伏特笔说感情——《史记·淮阴侯列传》赏析[J]. 运城日报, 2021-01-12.
- [6] 张绪山. 韩信被杀后刘邦的心理活动[N]. 中华读书报, 2020-09-09.
- [7] 衣抚生. 论张良、陈平对韩信悲剧人生的影响[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9(7).